

墨莊漫錄

一



墨莊漫錄

(一)

張邦基撰

墨莊漫錄卷之一

宋 淮海 張邦基撰

僕以聞見慮其忘也。書藏其篋。歸耕山間。遇力罷釋耒耕壟上。與老農憇談。非敢示諸好事也。其間是非毀譽。均無庸心焉。僕性喜藏書。隨所寓榜曰墨莊。故題其首曰墨莊漫錄。淮海張邦基子賢云。范蜀公乞致仕。章四上未允。第五章言臣所懷有可去者二。謂言青苗不見聽。一可去。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。二可去。章既上。遂得請。

張宣徽安道守成都。眷籍娼陳鳳儀。後數年王懿敏仲儀出守蜀。安道祝仲儀致書與之。仲儀至郡。呼鳳儀曰。張尙書頃與汝留情乎。鳳儀泣下。仲儀曰。亦嘗遺尺牘。今且存否。曰。迨今蓄之。仲儀云。尙書有信至。汝可盡索舊帖。吾欲觀之。不可隱也。遂悉取呈。輅於錦囊甚密。仲儀謂曰。尙書以剛勁立朝。少與多讐。汝毋以此黷公。乃取書付鳳儀。并囊盡焚之。後語安道。張甚感之。王張姻家也。

東坡在杭州。一日遊西湖。坐孤山竹閣。前臨湖亭上。時二客皆有服。預焉。久之。湖心有一綵舟漸近亭前。靚粧數人。中有一人尤麗。方鼓箏。年且三十餘。風韻嫺雅。綽有態度。二客競目送之。曲未終。翩然而逝。公戲作長短句云。鳳凰山下雨初晴。水風清。晚霞明。一朵芙蓉開過。尙盈盈。何處飛來雙白鷺。如有意。慕娉婷。忽聞江上弄哀箏。苦含情。遣誰聽。煙歛雲收。依約是湘靈。欲待曲終尋問取。人不見。數峰青。

毗陵一士人姓常。爲蟹詩云。水清詎免雙螯黑。秋老難逃一背紅。蓋譏朱劬父子。

范純仁堯夫丞相薨。禮官諡曰忠宣。考功鄧忠臣議曰。每思捐身而開策。常願休兵而息民。祗知扶危而濟傾。寧恤跋前而覓後。又曰。讒言亂國。而明蔡確之無罪。姦黨投石。而謂大防之可原。當衆人莫敢言之時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。義形正色。憤激至誠。非特救當世正人。端士之織羅。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國。狗公忘己。爲國惜賢。又曰。父母之國。有時而去。股肱之義。於是或虧。放之江湖。忽如草芥。紉蘭澤畔。更甚屈原之忠。占鵲坐隅。已分賈生之死。又曰。側席南望。而快浮雲之蔽。趁節東歸。而詠零雨之濛濛。又曰。法座想見其風采。詔書相望於道塗。云云。時論皆以爲允當。崇寧初。追奪元諡。并定諡覆官並罰銅。二年六月。言者再論。忠臣得宮祠。

東坡作儋耳山詩云。突兀隘空虛。他山總不如。君看道傍石。盡是補天餘。叔黨云。石當作者。傳寫之誤。一字不工。遂使全篇俱病。

王荊公書清勁峭拔。飄飄不凡。世謂之橫風疾雨。黃魯直謂學王濛。米元章謂學楊凝式。以余觀之。乃天然如此。

武帝建安二十年冬十月。始置名號。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。凡六等。以賞軍功。名號侯爵十八級。銅印龜紐墨綬。五大夫十五級。銅印環紐亦墨綬。皆不食租。此印決曹氏物也。表舅唐慈端仲見之。亦以予言爲然。乃賦詩云。關中金印豈秦關。想見風流漢已還。大饗似書譙縣石。蘭亭寧數會稽山。空餘此

日歸囊囊。曾是當年雜珮環。萬戶况將取如斗。此章何足繫腰間。後范左轄謙叔在方城。以書求借。舅氏不與也。前

崇寧初。既立黨籍。臣僚論元祐史官云。初。大臣挾其私忿。濟以邪說。力引僣浮。與其厚善。布列史職。或毀詆先烈。或鑿空造語。以厚誣。若范祖禹。黃庭堅。張耒。秦觀。是也。或隱沒盛德而不錄。若曾肇。是也。或含糊取容。而不敢言。若陸佃。是也。皆再譴降。時舊史已盡改矣。

王鞏定國爲太常博士。常從術士作軌革。畫一堂廡。庭中有明珠一枚。旁置碁局。未幾爲御史朱光庭所押得補外。

東坡在海外。瓊州士人姜公弼來從學。坡題其扇云。滄海何曾斷地脉。白袍或作朱端合破天荒。公弼求足之。坡云。候汝登科。當爲汝足。後入廣。被貢至京師。時坡已薨。乃謁黃門於許下。子由乃爲足之云。生長芸間已異芳。風流稷下古諸姜。適從瓊管魚龍窟。秀出羊城翰墨場。滄海何曾斷地脉。白袍端合破天荒。錦衣他日千人看。始信東坡眼目長。

國朝宗室例除環衛。裕陵始以非祖免補外官。繼有登科者。然未有爲侍從者。宣和五年。始除子崧徽猷閣待制。繼而子直亦除。八年。又除子櫟。宗室爲從官。自伯山始。然皆外任。未有任禁從者。紹興三年。始除子晝侍郎。皆子字也。然其他字號未有也。十八年。始除不棄侍郎。不字任禁從。自德夫始。

香泛釣筒萍雨夜。綠搖花塢柳風春。舒亶信道詩也。信道清才。而詩刻削有如此者。又有云。空外水光風

動月暗中花氣雪藏梅。又云宿雨閣雲千嶂碧。野花弄日一村香。又云萬壑水澄知月白。千林霜重見松高。皆警句也。

韓駒子蒼詩云倦鵲遶枝翻凍影。征鴻摩月墮孤音。誠佳句也。但太工矣。

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。既還。快快不平。嘗內集分題賦詩。其女得蠟燭。有云莫訝淚頻滴。都緣心未灰。浮休有慙色。自是無復躁進意。司馬朴之室。浮休之女也。有詩在鄜延路上一寺中。一聯云滿目煙含芳草綠。倚欄露泣海棠紅。或云便是詠燭者。

紹聖初。逐元祐黨人。禁中疏出。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郡。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焉。執政聚議。至劉安世器之時。蔣之奇頴叔云。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。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。劉某命好。且去昭州試命一迴。

杜子美玄都壇歌云。子規夜啼山竹裂。王母晝下雲旗翻。說者多不曉王母。或以爲瑤池之金母也。中官陳彥和言。頃在宣和間。掌禽苑。四方所貢珍禽。不可殫舉。蜀中貢一種鳥。狀如燕。色紺翠。尾甚多而長。飛則尾開。顫裊如兩旗。名曰王母。則子美所言。乃此禽也。蓋遐方異種。人罕識者。子規夜啼山竹裂。言其聲清越如竹裂也。

鄱陽胡詠之朝散。生平好道。元符初。嘗於信州弋陽縣見一道人。青巾葛衣。神氣特異。因揖而延之對飲。道人指取大白。滿引無算。曰。君有從軍之行。去否。胡竦然曰。當去。蓋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也。道

人曰。西陲方用師。好去。索紙書詩曰。濟世應須不世才。調羹重見用鹽梅。種成白璧人何處。熟了黃粱夢未回。相府舊開延士閣。武夷新築望仙臺。青雞唱徹函關曉。好卷游韓歸去來。授詠曰。爲我以此寄章相公。且曰。章相公好箇人。又錯了路逕也。詠叩其說。但云未可立談。詠問其姓名。亦不肯言。曰。吾早晚亦遊邊。可以復相見。夜艾。詠曰。先生可就此寢。曰。吾歸邸中。只在河下。乃拂衣去。明日遣人往諸邸尋問。皆云未嘗有道人。因告縣令。徧邑物色。竟無曾見者。詠至京師。見王副車。誅具告以此。欲持詩謁子厚。誅曰。慎不可。上方以邊事倚辦相公。丞相得此。必堅請去。上必疑恠。詰其所以然。君且得罪。詠以爲然。徑趁姚幕。從取青唐。暨還闕。則子厚已去矣。他日子厚北歸。聞有此詩。就詠求之。其真本已爲駙車奄有。乃錄寄之。子厚見詩。歎曰。使吾早得此詩。去位久矣。豈復有今日之事乎。方詠之在邊日。嘗至秦州天慶觀。聞說呂先生在此月餘。近日方去矣。問何以知其爲呂。道士云。道人去時。適道衆皆赴隣郡醮。道人顧小童曰。吾且去。借筆書壁。候師歸示之。小童辭以觀新修。師戒勿令題。洸乃曰。煩貯火殿鑪。吾欲禮三清而去。旣而行殿後。砌下有石池。水甚清泚。乃以爪畫殿壁留詩云。石池清水是吾心。漫被桃花倒影沉。一到邽山空闕內。消閑塵累七絃琴。後題回字。衆驚嘆。以爲必呂翁也。壁甚高。其字非手可能及。邽山卽秦山也。詠思弋陽所遇。有遊邊之約。豈非□斯人歟。此說予聞江元一太初云。

宿州靈璧縣張氏蘭皋園一石甚奇。所謂小蓬萊也。蘇子瞻愛之。題其上云。東坡居士醉中觀此。灑然而醒。子瞻之意。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醉石。醉則踞之。乃醒也。蔣穎叔過見之。復題云。荆溪居士暑中

觀此。爽然而涼。吳右司師禮安中爲宿守。題其後云。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。一笑而去。張氏皆刻之。其石後歸禁中。

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。蟠腹中空。每焚香置爐邊。煙盡歸腹中。久之冉冉復自蟾口噴出。亦異物也。退之詩。風能折黃鸝。露亦染梨腮。魯直本亦作風稜露液。又與興元宴集詩云。莊漫華墨間。墨當作黑。華梁黑水惟梁州。興元。梁州也。

吳安中少年時爲堦子詩云。行客往來渾望我。我於行客本無心。喜爲人書之。李商隱錦瑟詩云。莊周曉夢迷蝴蝶。望帝春心託杜鵑。滄海月明珠有淚。藍田日暖玉生煙。人多不曉。劉貢父詩話云。錦瑟。令狐綯家青衣。亦莫能考。瑟譜有適怨清和四曲名。四句蓋形容四曲耳。

唐子西嘗見桃李盛開。而梅尙存數枝。因作詩。時張無盡天覺被召。乃以詩投之云。桃花能紅李能白。春來何處無顏色。不應尙存一枝梅。可是東君苦留客。向來開處當嚴冬。桃李未在交游中。只今已是丈人行。勿與少年爭春風。無盡大加稱賞。

延安夫人蘇氏。丞相子容妹。曾子宣內也。有詞行於世。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。非也。崇寧三年。邦基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拜左丞。而伯父倪老後除內相。宣和八年。文粹中自翰苑拜右丞。而其季虛中除內相。皆兄弟相代於北扉。亦盛事也。

廣陵先生逢原嘗爲暑熱思風詩云。力卷雨來無歲旱。盡驅雲去放天高。客有傳示王介甫。嘆曰。有致君

澤民之志。惜乎不振也。

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。相與賦詩。而逢原先成。舉數聯。平甫未屈。至聞仰躋蒼厓顛。下視白日。徂夜半。身在高。若騎箕尾居。乃歎曰。此天上語。非我曹所及。遂閣筆。

襄陽有一曹掾。不爲郡將所禮。屢窘幾殆。一日掾被召。以詩上郡將而別之。有云。已覺目光在牛角。未信鞭長及馬腹。郡將雖嘉賞而愈銜之。

蔡元度魯公在位。錫賚無窮。而用度亦廣。京師感慈寺修浮圖。題三千緡。時有吳鍊師者。丹陽人。辟穀修養。館於西園庵中。後有隙地。吳勸令蒔麥。既穫。頗厭狼籍。公見之。題詩於庵曰。塔緣便捨三千貫。月俸無餘一萬緡。却向西園課小麥。老來顛倒見愁人。

胡師文元質侍郎利州。一日晝寢書室。蹶然而興。呼吏問曰。適有人投訟牒。自稱吳伴姑。吏曰。無有。斯須復夢如初。既覺。復呼吏曰。倅廳庖舍在何所。其戶牖何向。吏具白之。卽命駕至彼。率倅同觀。指一隅命鐫發之。不數尺。得一婦人屍。倒植水中。衣履猶未敗。蓋前倅子舍之婢。因捶死瘞於此。人莫知之。因命具棺衾。薦以佛事。復夢婦人云。今免倒形。以就安宅。且將訴於陰府矣。感激而去。高郵人徐伯通與直時爲館客。親見此事。

杜甫詩。東閣觀梅動詩興。還如何遜在楊州。多不詳遜在楊州之說。以本傳考之。但言遜天監中爲尙書水部郎。南平王引爲賓客。掌書記室。薦之武帝。與吳均俱進。幸後稍失意。帝曰。吳均不均。何遜不遜。遜

卒於廬陵王記室。亦不言在楊州也。及觀遜有梅花詩。見於藝文類聚。初學記云。兔園標節物。驚時最是梅。御霜當路發。映雪擬寒開。枝橫却月觀。花遶凌風臺。朝灑長門泣。夕注臨邛杯。應知早凋落。故逐上春來。余後見別本。遜東海剡人。舉本州秀才。射策爲當時之冠。歷官奉朝請。時南平王殿下爲中權將軍。楊州刺史。望高右戚。實曰賢主。擁彗分庭。愛客接士。東閣一開。競收楊馬。左席皆啓。爭趨鄒枚。君以詞藝早聞。故深親禮。引爲水部。行參軍事。仍掌文記室。云云。乃知遜嘗在楊州也。蓋本傳但言南平引爲記室。略去楊州爾。然東晉宋齊梁陳。皆以建業爲楊州。則遜之所在楊州。乃建業耳。非今之廣陵也。隋以後始以廣陵名州。

潤州蘇氏家書畫甚多。書之絕異者。有太宗賜易簡御書。宋玉大言賦。并名真戒酒批答。鍾繇賀吳滅關羽上文帝表。王右軍答會稽內史王述書。雪晴寄山陰張侯帖。獻之秋風詞。梁蕭子雲節班固漢史。唐褚遂良模本蘭亭。李太白天馬歌。賀知章醉中吟。張長史書逸人壁。顏魯公進文殊碑讚。李陽冰篆新泉銘。永禪師真草千文。齊已題贈。並皆真蹟。名畫則顧凱之雪霽圖。望五老峰圖。北齊舞鶴圖。閻立本醉士圖。吳道子六甲神。薛稷戲鶴。陳閔蕃馬。韓幹御馬。戴嵩牛圖。王維臥披圖。邊鸞雀竹。李將軍曉景屏風。李成山水。徐熙草蟲。黃荃墨竹。居寧翎毛。董羽龍水。劉道士鬼神。刁處士竹石。鍾隱乳兔。物之尤異者。有明皇賜蘇小許公四代相玉印。贊皇父子石研。石兔。竹拂。連理拄杖。陳後主宮娃七寶束帶。雷公斧。珊瑚筆架。玉連環。皆希世之寶。後皆散逸。或有歸御府者。今不知流落何處。

荆公退居金陵。蔣山學佛者俗姓吳。日供灑掃山下田家子也。一日風墮挂壁舊烏巾。吳舉之復置於壁。公適見之。謂曰。乞汝歸遺父。數日公問幞頭安在。吳曰。父村老無用。貨於市中。嘗賣得錢三百。供父。感相公之賜也。公嘆息之。因呼一僕同吳以元價往贖。且戒苟以轉售。卽不須訪索。果以弊惡猶存。乃贖以歸。公命取小刀。自於巾脚刮磨。粲然黃金也。蓋禁中所賜者。乃復遺吳。吳後潦倒。竟不能祝髮。以竹工居眞州。政和丙申年。予嘗令造竹器。親說如此。時已年六十餘。貧窶之甚。亦命也。

呂溫卿爲浙漕。旣起錢濟明獄。又發廖明略事。二人皆廢斥。復欲網羅叅寥。未有以中之。會有僧與叅寥有隙。言叅寥度牒冒名。蓋叅寥本名曇潜。因子瞻改曰道潜。溫卿索牒驗之。信然。竟坐刑之。歸俗。編管兖州。未幾溫卿亦爲孫傑鼎臣發其賊濫繫獄。人以爲菑人者。人必反菑之。

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。禁中以翠尾作帶。每幸諸閣。擲龍腦以辟穢。過則以翠尾掃之。皆聚。無有遺者。亦若磁石引針。琥珀拾芥。物類相感也。

中表錢潛子全。穆父之孫。蒙仲之子。三歲喪父。自少刻苦能立。好學有節操。何桌榜登科。卽丁母艱。及第十餘年。未嘗到官。試中學官。除濟南府教授。車駕駐蹕楊州。有薦權國子博士者。始入局叅謁長貳。方茶疾作。仆地輿歸。一夕而殂。竟無一日之祿。惜哉。命薄如此。可爲奔走躁圖之戒。

世傳宗室中昔有昏謬。

俗呼爲潑撒太尉

一日坐宮門。見釘校者亟呼之。命僕取弊履。令工以革護其首。工笑曰。

非我技也。公乃悞曰。我謬也。誤呼汝矣。適欲喚一錮漏。

俗呼骨路

者耳。聞者大笑之。

王黼將明盛時。搜求四方瓌奇之物。以充玩好。有人以桃核半枚來獻。中容米三四斗。其間題詠之字滿矣。李之儀端叔題云。觀此桃。則退之所謂華山十丈蓮。信有之矣。今不知存否也。予嘗觀洽聞記云。吐谷渾桃如大石甕。豈非此桃也耶。

墨莊漫錄卷之二

蔡條約之西清詩話云。人之好惡。固自不同。杜子美在蜀作悶詩。乃云捲簾惟白水。隱几亦青山。若使予居此。應從王逸少語。吾當卒以樂死。豈復更有悶乎。予以謂此時約之未契此語耳。人方憂愁亡聊。雖清歌妙舞滿前。無適而非悶。子美居西川。一飯未嘗忘君。其憂在王室。而又生理不具。與死爲隣。其悶甚矣。故對青山青山悶。對白水白水悶。平時可愛樂之物。皆寓之爲悶也。約之處富貴。所欠二物耳。其後竄斥。經歷崎嶇險阻。必悟此詩之爲工也。

東坡贈黃照道人詩云。面臉照人元自赤。眉毛覆眼見來烏。王立之詩話云。元自見來。皆俚語也。杜子美詩云。鑠石藤稍元自落。倚天松骨見來枯。坡句法此。而謂之俚語。立之未之思耳。

建炎改元冬。予閑居楊州里廬。因閱太平廣記。每過予兄子章家。夜集談記中異事。以供笑語。時子章館客。天長解養直剛中。因言頃聞一異事。云元符末年。渭州潘原縣民方耕田。有民自地間湧出。耕者見之驚。但棄犁而走。則斥逐擊之不得走。執耕者及縣。縣吏遇之。輒毆縣吏。吏皆散走。見縣令馬敦古。又毆令。令亦走。俄而仆於庭。奄然一土偶人也。視之則歲所嘗奉土牛傍。所謂勾芒神者。於是共舁出之。未幾復有至者。亦事皆同。日十數至。不能禦。官吏皇恐。令不敢復視事。居若干日。有物人類蓬首黑而炴肥。降令舍。莫知其所從來。令罔測。乃曰。爾無庸恐。我爲爾盡食芒兒矣。爾恭事我。乃汎灑廳事之東。

室居之凡十餘人。其長者自稱天神。其次曰王褒李貴。其餘有姓名。有婦人二。曰雲英月英。日謹伺候。供億其飲食。嘗闔戶自竇中出入。有所須召。則其長者呼王褒李貴。而令爲置吏門外爲傳呼。事之甚嚴。自是土恠不至。民亦以其無他用止恠。頗安焉。令尤德之。久之。提點刑獄程棠行縣。問令所以。室中遽呼曰。王褒爲我傳語。提刑適贈詩。不省已得乎。置吏以告。棠起立曰。某適至此。已晚不敢見也。所賜詩者。實未得。吏去復至曰。詩在提刑汗衫上。袒視之果然。乃不敢復語。相與遽起。先是。渭州都巡檢侯恩老矣。其爲人剛方不撓。好面折人。一州號爲木強。自聞見恠。獨心常易之。方棠巡按時。恩如州界。方奉迎。從至縣。恩以職事從在縣衙。獨據胡牀坐廳事傍。俄有物自東隅來。階下兩手扳塔基。首與塔平。徐過恩坐。恩徒手搏得之。號掣不放。觸其體若冰石。有力能反曳人。恩素有力。一手捽其領。捩左手著胡牀從之。卒不放。至所謂恠室者。兩足入戶內。引恩手憂戶頗久。乃放之一縣大驚。令尤恐。失舉止。往來語曰。都巡檢敗我事矣。棠亦愈皇恐徘徊。夜中不聞有聲。棠乃歸宿於縣驛。明旦棠盛服至上謁。令灑掃設香案以俟。恩亦戎服待事。謁入不出。日高稍稍摩戶視。聞其無人。室中凝塵尺餘。亦不見有人迹。令猶愕曰。竟爲都巡所悞。禍至若何。恩曰。某以爲除害已去之矣。何禍爲。棠乃從令及恩共入視之。廳壁間得細書一行云。侯公正直。予等謹退。自後恠遂兩絕。侯公者。開封人。字澤之。有子名傳。爲天長巡檢。常爲人言此曰。某是時侍親渭上。目所見也。傳又曰。今天長尉賈壇時亦侍其父在焉。解生聞此事於巡檢。後賈尉亦能言之。又得程棠王褒李貴之姓名。不疑尙有缺者。皆幼不記也。異哉異哉。

杜子美秦州詩云。馬驕珠汗落。胡舞白題斜。題或作蹄。莫曉白題之語。南史。宋武帝時。有西北遠邊有滑國遣使入貢。莫知所出。裴子野云。漢潁陰侯胡白題將一人。服虔注曰。白題。胡名也。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。此其後乎。人服其博識。予常疑之。蓋白題其胡下馬拾之。始悟白題乃胡人爲氍毹也。子美所謂胡舞白題斜。胡人多爲旋舞。笠之斜似乎謂此也。

周昕大夫居鄧州。父中散卒數十年矣。一夕。昕妻夢中散如平生。謂曰。我且爲羊。今在某氏屠肆。五更卽死。當速見贖。烏頭者卽我也。覺而語昕。以爲夢中語。勿信也。斯須復夢於昕。時以四更鼓。亟遣僕推門。以至屠家。且問有烏頭羊否。屠伯云。適有一頭。僕曰。幸勿殺。周宅欲售爲厭勝之用。乃倍直牽歸。視昕有喜色。遂養之。每昕自外歸。徑趨懷中。得食已。如是者數年。羊乃死。

王定國寄詩於東坡。答書云。新詩篇篇皆奇。老拙此回真不及矣。窮人之具。輒欲交割與公。魏道輔見而笑曰。定國亦難作交代。祇是且權攝耳。

仁宗嘗問孝肅包公拯歷代編戶多少之數。公悉考以對。以謂三代雖盛。其戶莫得而詳。前漢元始二年。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。後漢光武兵革之後。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。永壽三年。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。國鼎峙。版籍歲減。才百四十餘萬。晉武帝平吳之後。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。南北朝少者不盈百萬。多者不過三倍。隋文帝大業二年。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。唐初。戶不滿二百萬。高宗永徽元年。增至三百八十萬。明皇天寶十三年。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。自安

史之亂。乾元已後。僅滿一百二萬。武宗會昌中。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。降及五代。四方竊據。大約各有數十萬。太祖建隆之初。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。開寶九年。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。太宗至道二年。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。真宗天禧五年。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。陛下御宇以來。天聖七年。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。慶曆二年。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。年。又增至一千九十九萬四千四百三十四。拯以謂自三代以降。跨唐越漢。未有若今之盛者。拯又言。蚩蚩之生。聚蕃息。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關。陶化明主。知其然也。必薄賦歛。寬力役。救荒歉。三者不失。然後幼有所養。老有所終。此乃陛下日慎一日。以致其盛。遂與之休養。則可封之俗。不祇二帝之盛矣。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。夜讀公奏錄節出。嗚呼。盛德之語哉。

梓州織八丈濶幅絹獻宮禁。前世織工所不能爲也。

茄根并枝暴乾。燒作灰爲香煤。甚奇。能養火延夕。

予嘗自製鼻觀香。有一種蕭灑風度。非閨幃間惱人破禪氣味也。其法用水沉香一兩屑之。取榧楂液漬之。過一指之曰泣其液。降真香半兩。以建茶鬪品二錢七作漿。漬一日。以濕竹紙五七重包之。火煨少時。丁香一錢。鮮極新者。不見火玄參二錢。鮮去塵埃密燭令香。真茅山黃連香一錢。白檀香三錢。麝半錢。婆律一錢。焰硝一字。俱爲細末。濃煎皂角膠和作餅子。密器收之。燒暗極燬火。

題跋最爲難事。惟東坡山谷題徐熙畫菜云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。不可使斯民有此色。

唐來鵬有觀懺會夫人詩云。回眸綠水波初起。合掌白蓮花未開。嘉祐中有王永年者。娶宗女求舉於竇卞。楊繪得監金耀門書庫。永年嘗置酒延卞。繪出其妻間坐。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。卞繪謂之白玉蓮花。蓋可謂善體物者也。然意亦取鵬之詩云。

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。風情漸老見春羞。到處消魂感舊游。多謝長條似相識。強垂煙態拂人頭。想見其風流也。扇至今傳在貴人家。

洛中花工宣和中。以藥壅培於白牡丹如玉千葉一百五玉樓春等根下。次年花作淺碧色。號歐家碧。歲貢禁府。價在姚黃上。嘗賜近臣。外廷所未識也。

方亞夫幾仲興化軍人。五至省闈皆不捷。嘗夢廷試而無試卷。甚惡之。晚以八行舉。詔免廷試。賈安宅榜唱名排入第一甲。以通直郎終。

崇寧中。初興書畫學。米芾元章方爲太常博士。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。繼以所藏法書名畫來。上賜白金十八笏。是時禁中萃前代筆蹟。號宣和御覽。宸翰序之。詔丞相蔡京跋尾。芾亦被旨預觀。已而出知無爲軍。復召爲書學博士。便殿賜對。詢逮移晷。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曉圖。旣退。賜御書畫扇各二。遂除春官外郎。人以爲榮。十八笏蓋戲之耳。

宣和癸卯。平江朱勔採石太湖龜山。得一石長四丈有奇。廣得其半。玲瓏嵌空。竅穴千百。非雕刻所能成也。并郡宅後池光亭臺上白公檜。世傳白樂天手植也。創造二大舟。費八千緡以獻。時常潤開河渠淺。